

野性生命力能给文艺新创造带来什么

从麦家的作品看中国当代文学的雅俗合体

白浩

类型小说能不能进入经典文学的殿堂，一直是文学界议论不休的话题。无论是雷蒙德·钱德勒还是约翰·勒卡雷，都被视作某种例外的存在。在中国当代文学界，以谍战小说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麦家，同属此类。在这个命题背后，实际上是文学创作的雅俗能否合体、野性生命力如何进入文艺新创造。

——编者

文艺界一直具有对于“俗”的忌惮，金庸武侠就曾引发雅俗之辩。在新世纪以来商业文化和网络文化的语境中，“俗”是我们文艺发展的破坏力量还是建设力量，“俗”与“雅”如何融合发展，野性的生命力如何贯注到我们的文艺新创造中去，这需要从学理的根上清理。

而麦家的谍战特情小说，则以本土内生的身份贡献出观察雅俗之辩与雅俗融合的再次机遇。

他在故事的基础上搭建迷宫，先锋文学的遗产成就了谍战小说的艳丽

如果说谍战小说是麦家已经设置好的密码成品，已经充满浑然一体的迷惑性和艺术美感，破译难度甚大，那么从它的生长期入手，从它的雏形阶段入手，也就是麦家在谍战小说之前的创作人手，倒可能找到密钥——套用《解密》的“陈华南笔记本”思路，那可能成为麦家不设防的“黑皮夹”。

如果掏掏这个皮夹，翻翻里面的“蓝色笔记本”，考察下麦家的写作史，那么就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典型的“纯文学之子”。从几种个人文集看，有较高重合率的选篇说明作者本人对此的珍视：《杀人》《第二种失败》《既爱情又凄惨》《飞机》以善恶一闪念的细腻敏感表达对人心人性可能性探索，可住在结尾处来一记偶然性的“回头一瞥”，既是结构上的叙述圈套，又布满荒诞非理性的主题隐喻，还有《一生世》那卑微老人心碎的感觉，《四面楚歌》的“他人即地狱”，这些都在证实其纯正的雅文学血统。麦家本人毫不讳言先锋文学的血缘，种瓜得瓜，这样的写作收获了先锋文学共同的果实——高蹈的内涵自足与外在接受的多年寂寞，也算是求仁得仁吧。

转折来源于《陈华南笔记本》的成功，这触发其写作反思，改变了其写作轨迹，“然后我就想，以前写了那么多小说，没有什么反映，为什么这个小说反映那么好？我就像尝到甜头一样。”（《与文洁对话》）盛年变

法，启动反思的关键在于收获了迷人的肉身——故事。哪怕狐狸精也需要化为人形算是具备了入世的资格，哪吒的灵珠子也需要化为肉体凡胎才能闹海，迷人的肉身里寄寓诡异之灵，先锋实验的那些词不达意不过算是恍兮惚兮的游魂迷丝，文学的语法也需要再次重建。

事实上，从麦家多篇访谈、对其他作家评论的精辟妙语看，他不光是一个创作家，也堪称一个思想精深的理论家。麦家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理路了然于胸，以切身成败得失印证了这种反思：“我觉得小说可以革命，但是怎么革都不能把‘故事’革掉。”（《与黄长怡对话》）先锋文学从主题的荒诞虚无非理性，到形式的反语言反文体，都在违反人的阅读本性。没有了故事这一载体，在纯文学看来的天问式语法和勘破天地密码的自譬自喻，在普通读者看来不过是些疯癫言语。

其实对于故事的挽回已经在1990年代“先锋的转向”中实现，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活着》就是这种典范，但这些故事总算是披些荒诞啊虚无啊之类的新时代梅兰竹菊式隐喻外衣，而麦家的谍战故事则更为肉感，就像罂粟花一样艳丽且致幻，《暗算》《风声》都住往让人沉迷于谍战极限行走的情节而忘记其隐喻寄寓。看肉的看肉，品骨的品骨，各取所需，雅俗一体。不管怎样，对于故事的挽回算是纯文学的破关，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成长与破关。

有了故事，麦家的纯文学血缘算是舍弃复阳，他大肆搞起了“资产盘活”。那些先锋派的怪异自譬倒是麦家谍战特情小说那些主人公们的家常便饭，身怀异能的绝世天才，遭受槽枥之苦，创下不世之功却被一根羽毛击倒。麦家操起这一套是轻车熟路，《暗算》的瞎子阿炳、黄依依，《解密》的容金珍，无不面临命运的偶然和荒诞。而在技术上，搭建迷宫本是先锋本色当行，故事内容上的迷宫，叙述圈套、人物（个性、命运）迷宫，人性迷宫，这些炫目而又娴熟的操作，现在都成就了谍战小说的艳丽魅惑之姿。形式就是内容，剔除故事的流畅和人物的鲜活，麦

家谍战小说仿佛是1980年代先锋小说的重述，现在，它们感灵而孕，肉身在生长，长起来了。

读者越来越不爱小说？“我的写作一直想恢复读者的信任”

有了故事，还需要讲故事，讲什么和怎么讲，不可分离。同样一件事，有人三言两语聊死了，同样的故事，也有人讲得索然寡味，怎么讲，就是技术主义洁癖了。麦家对技术主义的表述仍然就像是一个逻辑游戏：“我有一个观点，归根到底作家怎么写是次要的，写什么才是重要的。但是现在为什么我经常在强调‘怎么写’，包括对自己也是这样要求，这是因为中国作家‘怎么写’这一关始终没过。”（《与李亚娅对话》）

麦家对于故事的不断重写、改写，由中篇到长篇的扩展，这既可以理解为对艺术精益求精的坚韧苛刻，也可以理解为先锋的形式主义实验热情。事为形，人为魂，他对于语言机趣和人物个性的追求表达了对过程魅力的沉迷，从这个角度看，麦家作品与美国小说家雷蒙德·钱德勒有很大的共鸣。从方法论来说，形式主义实验本就是过程主义的追求者，而从人生观来说，对过程魅力的追求保证了现世性，雅俗于此再次相遇。

有故事，讲故事，还需要听故事，这是一体化的逻辑三步骤，也是麦家小说的成长三部曲。作家的听故事意识就是读者意识。对于读者越来越不爱小说，麦家自省“责任该让我们作家来承担”，“是我们的小说太无趣，太生硬，也是太粗糙，太没有教养，连最基本层面的东西——真实性——都不能做到。”（《与李亚娅对话》）“坦率说，我想改变这种状况，我的写作一直想恢复读者的信任。”（《与姜广平对话》）写作者需要对于读者智商和审美能力的基本尊重，也需要保有现世的鲜活度。麦家曾从业于电视剧编创，就对接受者的重视来说，这个职业肯定有助



►由麦家小说《暗算》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剧照

于培养这一现代审美意识。《暗算》《风声》《解密》从内容到主题都具有“人”与“人民”基本元素的融合，叙事节奏张弛有度，谍报的枯燥术语、复杂迷局化抽象为形象，化繁为简，烽烟谍局与人物风月、山川风情相结合缀连，信仰与“有问题的天使”“英雄之殇”的主题缠绕，包括结构布局上《解密》的起-承-转-再转-合-外一篇，《风声》的东风-西风-静风，《刀尖》的阳面-阴面，这些均让审美各层次的人都能拿走东西。

总体来说，有灵保证了取法乎上，而有形则让其有了着力点，他偏要“不老老实实”的形式主义执着，他对于叙事难度、密度、速度、锐度等多项追求支撑着其“趣味”主义，这些让麦家小说融雅俗为一体，由此具备了步入经典文学殿堂的资格，即便要套用“俗”这一术语，那也不是“低”俗，而是“高”俗。

如果说麦家小说再次模糊了雅俗界限，实现了雅俗合体，那么我们仍需要做的一个反思就是

雅与俗的界限是如何产生的，这是一个创根的问题。以及为何这个问题在中国文学创作中如此突出。溯其源，中国文学本起源于“风”，这自然是民间原生的，而后产生的雅、颂，以至“骚”，再到历代的载道派，漫长过程中出现了玩偶化和工具化倾向，这使得其发展越来越狭隘，这种雅俗割裂与对立伤害了文学。但与此同时，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都是来自民间原始“俗”野性活力的拯救。现在，如果说从特情影视剧到小说的走红可称为“麦家现象”，并引起为什么走红、如何走红的文艺生产机制讨论，那么考察麦家的成长史，则可以引发现象之下的雅俗对立与再合体的深层反思。雅俗之大防，“本来无一物”，或者“时时常拂拭”，倘如此而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的成长，那就可称之为“现象之现象”了。

（作者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她悬疑”短剧《摩天大楼》：讲述女性故事必须“议题化”吗？

李静

腾讯视频自制电视剧《摩天大楼》改编自同名小说，以摩天大楼住户钟美宝意外身亡开篇，以一对警察师徒追查凶手为推动力，逐个串联起与美宝联系密切的不同人物，并从中展露当代女性可能遭遇的多重困境。

从类型上看，这部剧属于女性情感悬疑短剧。性别议题、悬疑反转与短剧模式，无不贴合近年国产影视剧的潮流趋势，因此这部剧的豆瓣评分达到8.1分（超过16万人参与评分），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不过，如果只从顺应潮流的视角解释此剧的良好传播效果，还是很不够的。仅以2020年为时限，主打女性悬疑题材的已有《危险的她》《不完美的她》，同档期还有优酷悬疑剧场推出的《白色月光》，但这三部剧的完成度与口碑都不及《摩天大楼》。那么，《摩天大楼》到底是如何讲述女性故事的，其中又有哪些经验与不足呢？

大大减损观剧的快乐体验。这实则彰显了当代国产电视剧的生产与消费困境：如果不涉及社会议题，剧作将很难收获讨论度，继而难成“爆款”，毕竟观众的选择实在太多了；但如果生硬拼贴社会议题，将极易丧失基本的艺术水准。因此，当前国产剧的常见套路，便是投合热点，努力先将观众“吆喝”过来，至于后期走向，则往往落入难以自圆其说、“高开低走”的局面。

同样是在剧中植入了大量议题，《摩天大楼》的处理就巧妙了许多。十余年前，原著作者便居住于摩天大楼中，对这种极其现代化的居住与生活方式颇多感触，并将之总结为“人的复杂”与“街坊的消失”。用小说中的话说：“巨大的建筑，变成剧场剖面……跳跃穿梭于这些大小不一的‘住宅’，立面剖开，光亮亮地，都带有一种舞台气息。”而要连接起“剧场剖面”里的多种人生，必须要有穿针引线的

人物。钟美宝自不必说，所有人物均与她有关。而她作为摩天大楼底层咖啡店店主，自然能与各路人马有所接触。而剧中其他人物的职业则是大楼保安、房屋中介、保姆等等，如同动脉一般，驱动着摩天大楼的运转。而另一个极端，则是患有心理疾病的美宝弟弟以及她的作家好友，他们的内心都烙印上了现代文明的病症。总之，在摩天大楼的空间场域中，在不同人物的日常际里，各种社会性别议题得以自

然喷涌。反过来看，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不啻于是复杂社会的微缩景观。在这个“社会模型”里，该剧的女性形象熠熠生辉。

“议题化”的潮流与弊端

不过，尽管在议题植入的技巧上颇为成功，但《摩天大楼》过于从议题出发的弊病却也在剧中有所体现：即观念压倒一切，从而导致人物形象的概念化、符号化。剧中最好的女性形象，无疑是钟美宝，仅从名字即可看出。按理说，正面讲述女性故事，本应朝着丰富、多元、细致的方向发展。但剧中的美宝，尤其是成年后的美宝，却在人物塑造上有一丝缺憾。她是那样美好，仿佛坠落人间的受难天使。原著中美宝有着混乱的私生活，剧集则抹掉“污点”，为美宝打造了非凡的完美形象。

完美的美宝，成了“美”与“正义”的象征，而其对立面继父，则是无来由的、集大成的“恶”。他们二人组成了善与恶的坐标系，观众只需要“惩善扬恶”，完成一道是非对错的选择题而已。原著中对边缘人物的幽微表现，以及美宝之死对于他人生命的悄然改变，都在整饰的戏剧冲突中被删除了。这种简化的善恶二元对立，为社会议题的穿插提供了便利，却也难免脱离实际，丧失了现实与人性的复杂维度。

再者，女性的团结与互助也是该剧的重要议题，当然，这也是近几年的大热题材。表现女性共情，当然是对此前大众文化的重要修正与巨大进步，终于可以正常地、非奇观化地展现女性共同体。但问题在于，如果抽空现实合理性，硬拗团结互助的“造型”，就难免会被视为讨好女性受众的策略。毕竟，女性是绝对的观剧主体，也是向他人安利剧集的主力。《摩天大楼》里，钟美宝、美宝母亲与各自女性好友间的生死互助，无不催人泪下。但相比之下，美宝母亲所带来的女性共同体，建立在人生阅历的扎实细节之上，美宝所处的女性共同体则难免有些空洞悬浮。在她所处的色彩饱和却又光线阴暗、充满欧式风情的房间中，她与女性朋友的故事，更像是一出彻底的幻梦。

此外，必须加以表彰的是，《摩天大楼》的性别观是多元且平衡的。男警官同样也会遭遇虚假的性骚扰指控，而所谓的“渣男”其实也另有隐情。两性之间的关系，并非敌对关系，该剧引领我们重新思考当代社会中两性各自遇到的挑战以及彼此沟通的可能性。

综而观之，“设定议题”或是“社会问题剧”，或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国产影视剧的主流生产方式。如何在社会化与艺术性之间寻求平衡，《摩天大楼》已走出了坚实一步，其中的经验与缺憾同样值得重视。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网剧《摩天大楼》剧照

悬疑为表，议题为里

令追剧者欲罢不能，甚至乐意付费解锁结局的原因，无疑是这部剧强烈的悬疑感。8个单元故事、13个人物视角，它们对美宝的描述时有矛盾，半真半假。一座罗生门式的叙事迷宫就此搭建，从而无限拉高了此剧的悬念值，观众区分真假、一探究竟的欲望被撩拨起来。套用推理小说的分类标准，此剧前半部属于“本格推理”，后半部属于“社会推理”。换句话说，前半部负责“挖坑”，铺垫细节、连环推理，而后半部负责“填坑”，转而从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挖掘命案之成因。

许多剧评正是从悬疑推理的角度加以解读，发现故事逻辑存在不少漏洞，甚至不乏烂尾的质疑。但实际上，该剧的重点并不在此。类似于日剧《轮到你了》《紧急审讯室》的“剧本工具”——悬疑与不断反转——只是讲故事的手段，抑或为了抓牢观众的叙述方式。对比小说原著，便会发现最大的改编，就在于悬疑主线的确立，从而令整个故事更具可看性与吸引力。不过，不管是作者本人，还是剧作制作团队，都对悬疑形式致力承载的社会性别议题更感兴趣。设置议题与输出价值观，才是首要追求，而非造就一个无懈可击的逻辑链条。

原生家庭、完美受害人、重男轻女、职场

社会议题的有机土壤

在《摩天大楼》播出不久前，腾讯视频主推的年度大剧《三十而已》因为触及出轨、抓小三等话题，一时间在抖音、微博等社交平台上风光无两。但该剧可谓“成也话题，败也话题”，其后期口碑崩盘，便在于对热点话题的过度投机，从而导致内容制作僵化与性别观念保守化。

这种“生硬”植入议题的方式，显然不能满足当下观众的需求。而且，在一个完整的故事中，议题之间过于突兀的“拼凑感”，也将